



斯考茲勃羅案件

貝 特 遜 著
康 萊 德

上海文藝聯合出版社

現代文學譯叢

斯考茲勃羅案件

美國 貝特遜 著
康萊德

黃耀平 譯

上海文藝聯合出版社

斯 考 茲 勃 羅 案 件

著 者 貝 特 遜
譯 者 康 萊 德
黃 耀 平

分類, 文學·藝術—長篇小說

書號, 078 開本, 787×1092 1/26 印張, 14 $\frac{1}{13}$

字數, 233 000 定價頁, 193

一九五五年五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本次印數 8 000 冊

1-8 000

定價 一元三角五分

出 版 者

上海文藝聯合出版社

上海圓明園路一六九號

總 經 售

上海圖書發行公司

上海山東中路一二八號

合作印刷製版所製版

三星印刷所印刷

上海浙江北路一二九弄五號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〇七二號

譯者前記

這是一部敘述美國反動當局怎樣無理迫害黑人的血淚史，作者貝特遜就是親身受到殘酷迫害的黑人之一。一九三一年春天，斯考茲勃羅城的九個黑人被誣告強姦白人婦女，被美國官方無故判罪。貝特遜本人曾三次被判死刑，後來由於全國進步人士及世界輿論的聲援，美國官方才不得不將他減為七十五年徒刑，將其餘四個被誣告的黑人宣判無罪釋放。貝特遜先後在牢裏關了十八年，備受種種非人的虐待，終於在一九四八年越獄逃了出來，寫成本書，將他被迫害的經過和美國監獄中的非人生活暴露於世。通過本書，我們可以看出資本主義國家統治階級的眞面目和美國國內種族歧視的情形。特別從作者對美國監獄生活的描寫中，我們可以看到這個以『美國文明』自吹自擂的國家，究竟『文明』到什麼程度，他們的所謂『文化』到底是建築在什麼上面的。

原書中附有約五萬餘字的附錄和大事年表，因為都只偏重於史實的證明，對小說的內容沒有多大關聯，因此把它們節略了，沒有譯出來。

本書由貝特遜口述，康萊德記錄編寫。

Haywood Patterson
&
Earl Conrad
SCOTTSBORO BOY

Double Day & Company, Inc; 1950
Garden City, New York

內 容 提 要

這是一部敘述美國反動當局怎樣無理迫害黑人的血淚史，作者貝特遜就是親身受到殘酷迫害的黑人之一。美國『高等』白人誣告他強姦白人婦女，儘管他強烈抗辯，還是被判處死刑。後來，由於國內和全世界進步人士的抗議，美國官方才不得不將他減為七十五年徒刑。作者在半裏關了十八年，備受非人的虐待；終於在一九四八年，越獄逃了出來，寫成本書，將他和他的黑人弟兄遭受迫害的經過，和美國監獄中的黑暗情形暴露於世。通過本書，我們可以看出資本主義國家統治階級的真面目，所謂『美國文明』實際上是種族歧視、是卑鄙無恥的代名詞而已。

定價：一元三角五分

目次

譯者前記

第一部	誣告	三
第二部	殺人巢	一〇七
第三部	基爾比監獄	二四三

斯考茲勃羅案件

獻給

已故的雙親

黑渥·貝特遜

一九五〇年紐約

第一部
誣
告

第一章

貨車從查大奴加市開出，繞過田納西州的山巒和小山，駛進阿拉巴馬州。車子走得很慢，誰都可以從車上跳下去，又再跳上來。

於是有些白種人就想跳下火車去，拾些石塊上來，向我們黑人投擲。

我們來自查大奴加市的四個黑人坐在一節油車裏，當三四個白人從我們面前走過時，糾紛發生了。其中有一個白人一脚踏在我的手上，想找岔兒把我打下車去。當時我沒吭聲，但那個傢伙又從我身旁擦過，想把我推下火車。我抓住車沿，沒讓自己掉下去。

我抱怨了一句，那白人就反唇相譏——一種下流的、聲色俱厲的、美國南部白人的口吻。

『斯考茲勃羅案』就是這樣開始的……白人的一隻腳踩在我這個黑人的手上。

我說：「下回您要過去，您只要說一聲，我會給您讓路的。」

「黑鬼，我要過就過，用不着對你說。你上這列貨車來幹甚麼？」

「瞧，我只是告訴您，下回您要走過，您只要說一聲，我就會給您讓路的。」

「黑雜種，這是白人的火車。你還是滾下去好，你們這些黑雜種最好統統給我滾下去！」

我覺得我們也可以揩油乘這列火車，跟那些流浪各地和我們一樣四處找尋工作的白人並沒有什麼兩樣。但是，在美國南部，大部分窮苦的白人自以為要比黑人高一等，認為黑人沒有什麼權利。那個白人說的話顯然是錯誤的，我覺得我應該讓他和他的朋友們知道我們黑人也是人，同樣有各種權利。我不願意我和我的同伴羅愛·萊特、安迪·萊特和尤金·威廉斯給人趕下火車，除非是機車的火夫、司機或路警來趕我們。

「你們這班婊子養的白人，我們跟你們一樣有權呆在這兒！」

「什麼，你這個該死的黑鬼，我看，得要我們動手把你們攆下去才行！」

「好，你們過來試試，你們過來攆攆看吧！」

我們四個年輕的黑人，這時候就跟對方三四個白人青年開口對罵起來，但還沒有動武。

那幾個白人青年到前面的車廂裏去了。

爭吵開始的時候，列車剛駛出守望山下的一條隧道。列車的名字是阿拉巴馬大南方，現在正在爬坡，走得很慢。兩個白人跳下車去，撿了一些石塊朝我們扔來。石塊落在我們身旁，有些打在我們身上。然後他們跳回到我們後面的車上，和我們隔開兩三節車廂。我們被他們扔石塊襲擊的時候，車子正駛近阿拉巴馬州的斯蒂芬遜鎮。我們簡直給氣瘋了。

列車在斯蒂芬遜鎮停住了，我想，大概是要上水或者上煤吧，我們就下了火車，沿着鐵路走。我們遇見了從另一個車廂裏下來的幾個黑人青年。我們把剛才所發生的事情告訴他們。他們同意等列車開動以後上我們那邊來。

列車剛一開動，我們來自查大奴加市的四個黑人就回到油車上——那些白人開始拿更多的石塊扔過來。剛才遇到的幾個黑人青年這時從車頂上過來，和我們四人會合在一起。我們決定過去跟這幾個白人青年算賬。我們向他們所乘的那節車廂走去，準備打個明白。當時我們跟那夥六七個白人動手時，我們黑人約莫有十個、十二個或者十三個。

我不慣跟人爭論。我只給他們顏色看。現在我開始給這些白人青年看看我的厲害。其他的黑人也動手揍這批扔石塊的傢伙。在這場徒手的搏鬥中，這幾個白人青年很快就輸了，因為我們人數比他們多。有幾個白人自己跳下車，有幾個給我們扔下去了。列車漸漸開得快起來，我們收拾他們就更加容易。有幾個企圖跟我們拚命搏鬥一場，但是根本沒有機會。我們有種族仇恨支持着我們。

列車越走越快，我看見幾個黑人青年正要把一個白人扔下去。我就跑過去勸他們不要把他扔下去，因為列車開得太快了。這個白人的名字叫奧維爾·蓋雷。我和一個萊特家的兄弟把他揣了上來。

蓋雷回到車上以後，戰鬪也就結束了。我們四人，安迪·萊特、羅愛·萊特、尤金·威廉斯

和我，又回到油車上坐下，像火車初離查大奴加市時那樣。

那些白人挨了我們一頓好揍之後，懷恨在心，就跑回斯蒂芬遜鎮去哭訴，說他們怎樣挨了打，給攆下了車——要求把我們也攆下火車。

斯蒂芬遜站的站長用電話通知佩恩特洛克車站，叫這個過路小站上的人們結隊出發，把我們抓下火車來。

我們在佩恩特洛克站被抓走的時候，是一九三一年三月二十五日星期三下午兩三點鐘……

列車進站的時候，已經有一羣白人農民暴徒在等着我們。他們把車廂包圍起來，用手槍和獵槍對着我們。他們把列車上所有的黑傢伙都扔出車外。甚至還扔走了幾塊煤，大概也是因為顏色烏黑的緣故吧。他們從各節車廂把我們九個黑人抓出去。其中有幾個是在格鬪之後我才見到的，有兩個到這時才初次見面。他們也把白人逮捕了，被捕的有五六個。我發現其中有兩個穿男子工作服的女人，她們也像其餘的白人一樣在東張西望。

我問那個抓住我的傢伙：『到底是爲什麼？』

『兇毆和企圖謀殺。』

當時我還不知道，在我們到斯考茲勃羅的約克遜官廳以後，竟會另是一種罪名加在我們身上。

他們把我們帶到一條短短的街道上。我們在一家小小的百貨店和郵局門前停下了。他們記下我們的名字，然後用繩子把我們這些黑人都綁起來，一個挨一個地拴在一起。看這些白人的神情都很嚴重。每個人都帶的有槍。店裏掌櫃的直替我們說情：

『別送這些小伙子去坐監。大家別害他們吧。』

然而這很快就過去了，因為我們已被押上了幾輛卡車。我對這個人的面貌很能記得起幾分，他在那些喪心病狂的白人羣中往返奔走，替我們說情。美國南部倒也有些善良的白人，但是你不容易一下子把他們找到，很不容易找到真肯爲一個黑人而拔刀相助的白人。如果他們走上來袒護一個受冤枉的黑人，白人就會跟他作對，他的買賣就會成問題。

我們給推上卡車以後，我才第一次感覺到我們變爲所謂『斯考茲勃羅案的小伙子』了。我們一共九個人，其中有幾個根本就沒有參與過火車上的搏鬥。參加搏鬥的人有幾個早已下了車，因此這隊白人沒抓到他們。

來自查大奴加市的共有四人：羅愛·萊特，約十四歲；他的哥哥安迪·萊特，十九歲；尤金·威廉斯這孩子才只十三；我自己是十八。我跟羅愛哥兒倆很熟，常在他們家留宿，羅愛的母親待我就跟待自己的孩子一樣。另外那五個人是：奧倫·蒙哥馬利，是個半瞎的人；威廉·羅伯遜，他患着嚴重的性病，連走動都不大方便；來自亞特蘭大市的克拉倫斯·諾利斯，十九歲；查利·威姆斯，二十歲，是我們中間年歲最大的；還有一個來自喬治亞州的十四歲孩子奧齊·鮑維爾。

我的個子相當高，但諾利斯比我還要高。

我們九人乘那趟火車，是爲着同一個目的，就是到別處去找工作。那是一九三一年。國內到處都在鬧不景氣。我們的家都已窮到極點。當時我所認識的就只有這三個來自查大奴加市的人。

我們的父親養活不了我們，我們想幫助幫助家裏，要不，至少也得給自己找口飯吃。搏鬥發生時，我們正是要搭那趟貨車去孟斐斯鎮。

看了看這一羣人，我明白了，那些白人青年因爲挨了我們的打，懷恨在心，想要叫我們倒霉。

半小時後，我們到了斯考茲勃羅城。我們立刻給送進牢裏，所有的人擠在一起。這是一所兩層樓的禁閉黑人用的小監牢。窗口裝有扁平的鐵柵，像棋盤似的，牢房外面有一道短短的走廊。

我們心裏慌了，有幾個孩子哭了。看管我們的警察非常粗暴。他們不斷地在我們的牢房裏進進出出，不停地發問，不斷地把我們推來推去，想逼我們說話。他們罵不絕口，說我們想在火車上謀殺白人青年。他們衝着我們躁足狂吼，他們的徽章和槍在我們眼前閃來閃去。

從窗口望出去，我們可以看見一羣暴徒正在廝集。他們聲勢汹汹的，在叫嚷。我們渾身發熱，遍身流汗，卻有些着慌了。我笑話了兩個在哭的小伙子。我沒有要哭的感覺。我不知道自己